

不尽书缘

——
忆清华大学图书馆

侯竹筠 韦庆缘 主编

清华大学出版社

(京)新登字 158 号

内 容 简 介

清华大学图书馆从 1912 年初建至今已有近 90 年的历史。从北京的清华园到昆明的西南联大,她在中国现代教育史上的地位举足轻重。本书汇集了杨绛、曹禺、季羨林、彭桓武、于光远、陈岱孙、文洁若、许渊冲、宗璞、资中筠、曾昭奋、徐葆耕等人的精彩文章,深情回忆他们与清华图书馆多年结下的不尽书缘。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不尽书缘:忆清华大学图书馆/侯竹筠,韦庆缘主编.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1.4

ISBN 7-302-04321-3

.不... . 侯... 韦... .清华大学图书馆-纪念文集
.G259 25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15350 号

出版者:清华大学出版社(北京清华大学学研大厦,邮编 100084)

<http://www.tup.tsinghua.edu.cn>

印刷者:北京市丰华印刷厂

发行者: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开 本:850×1168 1/32 印张:9.125 字数:227 千字

版 次:2001 年 4 月第 1 版 2001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7-302-04321-3/ I·30

印 数:0001~5000

定 价:17.00 元

目 录

前 言

建筑风采

关于图书馆扩建问题	杨廷宝	3
我爱清华图书馆	杨季康	5
清华大学图书馆——自强不息 的大熔炉	冯新德	8
怀念抗日战争时期的西南联大图书馆	韩德馨	11
难忘的怀念——清华大学图书馆	朱成功	20
清华大学新图书馆的建筑设计	关肇邨	23
艰辛探索 精耕细作——清华大学 图书馆新馆设计与实践	叶茂煦	27
图书馆静悄悄	曾昭奋	34
看清华图书馆	曹群英	39

馆员风范

“水木清华”与《雷雨》	曹 禺	45
温馨的回忆	季羨林	48
三十年代清华图书馆杂忆	唐宝心	50
从梅校长的“三长制”想起的 在清华大学图书馆和潘光旦老师 相处的日子里	李萍荪	53
	王志诚	56

永恒难忘清华图书馆及潘 旦教授 务本务实 自立自强——怀念	虞锡麟	63
我的父亲唐贯方	唐绍明	65
巍巍邺架不尽缘——说说我与母校 大图书馆的“缘份”	黄延复	69
图书出纳员	沈 琨	84
毕树棠先生	姜德明	85
潘光旦与复员后的清华图书馆	潘乃穆	88
回忆父亲毕树棠	毕可松	91

不尽书缘

最难忘的是图 馆	张骏祥	99
海阔凭鱼跃	彭桓武	102
忆清华图书馆	于光远	106
《雷雨》在这里诞生	郑 秀	110
往事如烟忆图书馆	许渊冲	116
清华图书馆——我的乐园	文洁若	123
难忘的阅览室和《母亲》	季鑫泉	128
清华园里曾读书	资中筠	130
我与清华图书馆	张注洪	139
校图书馆和我	杜明达	145
难忘“开架”	沙际德	148
梦和命	徐葆耕	151
图书馆里好读书	郑天生	157

爱馆情结

他们像贪杯的酒徒抱着酒杯 在这儿豪饮	邓尉梅	167
-----------------------	-----	-----

怀念矿区——记清华大学图书馆	刘昌裔	169
清华大学图书馆与我	韩克信	171
刻苦攻读的好地方——联大图书馆	胡伦积	178
难忘的清华图书馆	戴云蒸	181
那祥云缭绕的地方——记清华大学图书馆	宗璞	185
在清华图书馆所见到的	虞昊	190
难忘的回忆——我与清华大学图书馆	汪达尊	195
杂忆解放初的清华大学图书馆	赵一德	199
每日书香夜读归	程庆澜	204
忆清华大学图书馆	谭浩强	206
日新月异四十年	王树文	216
追忆和遐思	陈涛秋	219
娘嬛福地翰墨缘——记清华大学图书馆古籍之收藏	刘音	225

难忘一页

《日寇铁蹄下的清华园》序(节选)	陈岱孙	235
南行诗二首	马文珍	238
记忆中的母校图书馆	王俊鹏	245
啊！清华图书馆的地下一层	梁惠全	249
春天还会远吗？——忆1948年冬保卫图书馆之夜	过伟	252
黑夜中的一盏明灯	李卓宝	257
在清华园解放前后护馆护系的一段回忆	胡正纲	261

一次难忘的会见——记周恩来总理 在图书馆楼前对 58 届毕业生 的一次讲话	黄大文	263
清华图书馆 巧遇邓小平	邹继生	266
抗战时的清华园内图书馆	韦庆缘	269
图书馆简略大事记		275
后记		278

建筑风采





关于图书馆扩建问题

杨廷宝(1921)

【编者注】 这是旧图书馆扩 设计者杨廷宝先生给清华校史专家黄延复先生的一封信,在征得黄先生同意后,现将信中有关图书馆的部分,在这里转录照登。

黄延复同志:

年来经常出差,行止无定,致使接奉本年三月大札,迟迟未复,歉甚。

欣闻母校将举行七十周年大庆,谨再次随函寄上几句贺词,可能水平太差,如不合用,弃之可也。

下面答复几个问题:

1. 1919 年左右周贻春担任清华校长时期兴建了四大建筑,即大礼堂、图书馆、科学馆和体育馆,均系美国建筑师事务所(Murphy and Denna Architect)设计,但当时的图书馆只是现在图书馆之西向的一翼。1930 年扩建时要求把新建部分作为主体,并要求新建阅览大厅南北向,因此,我就把正门放在东北角直上二层,使之壮观,而建筑细部及各种用料尽量和原有细部协调,以使全部建筑表现出一种完整统一的章法。

(以下略)

以上一点情况供您参考。此复顺致
敬礼！

杨廷宝

1980.7.17

杨廷宝

1901—1982,河南南阳人,建筑学家。1921年毕业于北京清华学校,后留学美国,1925年获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系硕士学位。1955年选聘为中科院院士。国际建筑师协会副主席,江苏省副省长,第一至五届全国人大代表。完成100多项各种类型的建筑工程设计。他主持设计的清华老图书馆扩建工程,被称为“扩建设计中一个罕见的范例”。



我爱清华图书馆

杨季康(杨绛 1933 研)

我在许多学校上过学,但最爱的是清华大学;在清华大学里,最爱清华图书馆。

1932年春季,我借读清华大学。我的中学旧友蒋恩钿不无卖弄地对我说:“我带你去看看我们的图书馆!墙是大理石的!地是软木的!楼上书库的地是厚玻璃!透亮!望得见楼下的光!”她带我出了古月堂,曲曲弯弯走到图书馆。她说:“看见吗?这是意大利的大理石。”我点头赞赏。她拉开沉重的铜门,我跟她走入图书馆。地,是木头铺的,没有漆,因为是软木吧?我直想摸摸软木有多软,可是怕人笑话;捺下心伺得机会,乘人不见,蹲下去摸摸地板,轻轻用指甲掐掐,原来是掐不动的木头,不是做瓶塞的软木。据说,用软木铺地,人来人往,没有脚步声。我跟她上楼,楼梯是什么样儿,我全忘了,只记得我上楼只敢轻轻走,因为走在玻璃上。后来一想,一排排的书架子该多沉呀,我蹑着脚走也无妨。我放心跟她转了几个来回。下楼临走,她说,“还带你去看个厕所。”厕所是不登大雅的,可是清华图书馆的女厕所却不同一般。我们走进一间屋子,四壁是大理石,隔出两个小间的矮墙是整块的大理石,洗手池前壁上,横悬一面椭圆形的大镜子,镶着一圈精致而简单的边,忘了什么颜色,什么质料,镜子里可照见全身。室内洁净明亮,无垢无尘无臭,高贵朴质,不显豪华,称得上一个雅字。不过那是将近70年前的事了。

一年以后,1933年 季,我考入清华大学研究院。清华图书馆扩大了。一年前,我只是个借读生,也能自由出入书库。我做研究生时,规矩不同了,一般学生不入书库,教师和研究生可以进书库,不过得经过一间有人看守的屋子,我们只许空手进,空手出。

解放后,我们夫妇(钱锺书和我)重返清华园,图书馆大大改样了。图书馆不易记忆,因为图书馆不是人,不是事,只是书库和阅览室;到阅览室阅读,只是找个空座,坐下悄悄阅读,只留心别惊动人;即使有伴,也是各自读书。我做研究生时,一人住一间房,读书何必到阅览室去呢?想一想,记起来了。清华的阅览室四壁都是工具书;各国的大字典、辞典、人物志、地方志等等,要什么有什么,可以自由翻阅;如要解决什么问题,查看什么典故,非常方便。这也可见当时的学风好,很名贵的工具书任人翻看,并没人私下带走。

有人问我钱锺书在清华图书馆读书学习的情况,我却是不知道。因为我做借读生时,从未在图书馆看见他。我做研究生时,他不在清华。我们同返清华,他就借调到城里去工作,每周末回清华,我经常为他借书还书——大叠的书。说不定偶尔也曾同到图书馆。“三校合并”后(指清华大学工学院、北京大学工学院、燕京大学工学院合并为后来的清华大学——编者注),我们曾一同出入新北大(即旧燕京)图书馆。那个图书馆的编目特好,有双套编目:一套作品编目,一套作者编目。查编目往往会有意外收获。可是不准我们入书库。我曾把读书比作“串门儿”,借书看,只是要求到某某家去“串门儿”,而站在图书馆书库的书架前任意翻阅,就好比家家户户都可任意出入,这是惟有身经者才知道的乐趣。我敢肯定,钱锺书最爱的也是清华图书馆。

杨季康

笔名杨绛, 1911年生, 江苏无锡人。著名翻译家、作家。1933年考取清华大学外国语文研究所研究生。1935年与钱锺书结婚后一同留学英、法国。1938年回国后任上海震旦女子文理学院外语系教授。1949年7月任清华大学外语系教授, 授“英国小说选”等课。1952年调至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任研究员。



清华大学图书馆 ——自强不息的大熔炉

冯新德(1937)

我在苏州东吴大学念一年级时想转学到有如诗如画未名湖的燕京大学,但结果是考上了清华插班生。一进清华大学发现有两个“清华园”:一是门口有一对石狮子,里面尽是硃红漆走廊的工字厅,古色古香,皇家气派;另一个“清华园”叫做二校门,向里一望,一片大草坪,后面坐落一个西洋大建筑是大礼堂,走近一望,对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它的大铜门,仿佛置身天国。随后又发现体育馆的大铜门和大图书馆的大铜门,我从小在教会学校长大,体育馆、健身房以及洋式大礼堂都见过,惟独没有注意过图书馆,因此清华大学图书馆成了我的新鲜事物,它的大铜门更是令我特别关注。

清华大图书馆的大阅览室在二层,要先上大台阶走进大铜门,里面出现一个幽雅的世界。左手边便是大阅览室,又高又大,似乎望不到底,真有点像大礼拜堂,两边排着八人使用的大书桌,看来可容二百人,最引人瞩目的乃是桌上的四个绿灯罩和一片棕黄色的软木地板。这是全校同学都能进去的阅览室,既可以看到自己的笔记和课本,也可以借阅教授指定的参考书,所以一到华灯初上,总是座无虚席。然而,即便是挤满了人,还总是鸦雀无声,除了一些翻书声和新皮鞋走在软木地板上的吱吱声,不时有人入室来,在

进门处休息一下,大都是出来喝几口自来沙滤水的。

记得大阅览室门口是一个大柜台,可以了望里面,经常有一位管理员在值班,学生进去要走左边小门;但要出阅览室必须先将自己的书包和借到的图书及借书证放在柜台上,管理员就在你从旁边小门走出去的几秒钟内检查一下,也包括你的书包。这是一个两全的办法,彼此都得到尊重,因此我记忆中未见造成任何纠纷。

作为化学系的学生,多半上午有课,下午有实验,白天去大阅览室的机会不多。我记得二年级时高崇熙教授讲定量分析有指定的参考书,所以总在有课的前一晚与张龙翔(清华时的同班同学,后为北大校长,1999年去世)一起去,要准备高先生上课时对学生的发问。到三年级时,晚上去大阅览室,主要是与龙翔一起做黄子卿教授给的物理化学习题,习题实在多得一人难以做完,多半是三四个人分工。到了四年级要做毕业论文,各系有系图书室,包括专业的国内外新旧期刊,在化学馆的二层东头、系主任办公室隔壁,四年级学生、研究生、教员、教授白天晚上都能入内。

1937年六月中旬以后,虽然化学系仪器都已装箱南运,但研究生考试(八月一日)并未取消,因此我与龙翔白天晚上都在大阅览室备课。七七事变后人越来越少,到了七月二十几号,南下火车早已中断,考试仍无确讯,打听到有为胡适开的一列专车,我们三人(包括恽魁宏)设法挤上这辆末班车回到上海,但研究生还是没有考成。

六七十年过去了,回想起那时清华大图书馆,特别是大阅览室,它的模样、它的气魄、它的内涵让每一个清华学子总有一番无穷无尽的回味、怀念与感恩,这确是一座并非熊熊大火却是敞开胸怀(两扇大铜门)的大熔炉,称得上是清华学子自强不息的大熔炉。

2000.7.15 于畅春园

冯新德

1915年生,江苏吴江人,高分子化学家。1937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化学系。1948年获美国诺脱丹大学研究院博士学位,同年回国任清华大学化学系教授,1952年以后任北京大学化学系教授至今。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怀念抗日战争时期 西南联大图书馆

韩德馨(1942)

时光悠悠,六十多年过去了,我喜欢读书,也见过了不少学校的图书馆,但是我最怀念的是在抗日战争颠沛流离环境中的一个平凡的图书馆。它没有宽宏高大的建筑、新式富丽的装潢,可是这个图书馆以它存有的图书,高效率地传播着科学技术知识、人文科学知识,以及抗日战争的信息。它不仅给予了我们科学的知识,也有做人的道理,指导了今后努力的方向,使我们永远怀念。

记得芮沐教授说得好:“一个大学,一般是由三个主要成分组成,奋发有为的学生,高学术水平的教师,丰富多彩的图书,缺一不可成其为大学。而把三者联结起来,主要靠图书。”西南联大就是这样一个学校的缩影。

六十多年前,西南联大办学有自己的特色,先谈图书馆吧。

我于1938年入西南联大读地学系,1942年毕业,又继续做研究生和工作,直至1945年12月才离开学校。在这段学习的历程里,自学最好的场所是图书馆。

1938年,西南联大的图书馆和教学场所,位于昆明大西门外,一座民族形式大楼,环境幽静。由于当时环境比较艰苦,学校教学要求又很严格,同学一下课就直奔图书馆,争取参考书来阅读,并做笔记,以便把功课学得更好。有时候,一时借不到主要的参考书,往往

就依墙而立,来阅读相关的书籍。在抗日战争的时候,联大有书读,是很不容易的事,同学们能够理解,也很珍惜,学习非常努力。



西南联大早期图书馆和教学楼(昆华农校故址)

在战火漫卷神州的年月,西南联大的图书馆与其他学校相比,藏书是比较丰富的。先前由清华、北大和南开将部分图书运到昆明使用,同时,图书馆也抓紧时间,在后方千方百计地购买图书,不断地扩充书库的内容。老师和同学们差不多都依靠图书馆的精神食粮,而负责图书馆的专家严文郁教授,也写信给当时的驻美大使胡适之先生及有关学校,争取支援图书,昆明的交通还算比较方便,获得了不少国外研究所和大学的书籍。同学们就依靠着图书